

# 全球政治的要义及其研究

蔡 拓

**【内容提要】** 全球政治是一种区别于国际政治、世界政治的新型政治,它的突出特征是强调政治主体、利益、价值的人类整体性和共同性。全球政治的研究和全球政治学的构建就是要以这种鲜明的“全球性”为基础,但在研究方法上要慎之又慎。坚持“起点论”与“过程论”、“观照论”与“嵌入论”、“对立”与“整合”等方法的结合,将是十分必要与有益的。

**【关键词】** 全球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全球政治学

**【作者简介】** 蔡拓,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邮编:102249)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05)04 - 0029 - 07

任何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要打上时代的烙印,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程度,还是对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审视力度,都尚不足以形成对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制度、模式的真正挑战。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出现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科技革命的历史飞跃,由于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剧,由于可持续发展、新社会运动、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公民社会等诸多政治的、社会的、价值的、文化的因素的活跃和影响的扩大,于是,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浪潮与冲击波。全球化已成为 21 世纪的特征、主题与趋势,观察、思考、处理当代人类社会的任何问题,无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与制约。

鉴于此,在审视和探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前沿和发展前景,构建中国学派与理论特色时,应给予特殊关注与思索的恐怕是全球政治及其相应的全球政治学。

和时间上的扩展与延伸以及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无处不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在世界某个角落所做的政治决定和发生的政治行为会迅速地传遍世界,并获得世界性的反响。”“‘全球政治’的概念对传统的国内/国际,内部/外部,领土/非领土政治之间的区分提出了挑战,而这些区分的基础是传统的‘政治’概念。”乌·贝克认为:“全球政治——就其早已存在的形式和框架如裁军协议、国际环境机制、欧洲的有关机构、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而言——不能被理解为民族国家政治的延长,因为它在内容上扭转了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地方主义,坚持自己独特的跨国立场、价值和决定,反对各种民族偏见。”“全球政治涉及一种生成政治的政治,也就是说,涉及一些塑造任务,它们必须借助各自具体的协商形式,共同塑造其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可能形式。”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的观点则是:“全球政治意味着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社会价值分配决策不断延伸和

## 一 全球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何谓全球政治,西方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已对此做了初步的研究与阐述。戴维·赫尔德指出:“‘全球政治’作为一个术语,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政治关系在空间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9 页。

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第 69 页。

[德]乌·贝克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8 页。

乌·贝克:《全球化与政治》,第 38 页。

深化。”罗西瑙以两枝理论和“权威领域”的概念诠释全球政治,他指出:“原来可以划归不同领土进行管辖的事务现在要在权威领域中进行处理了。权威领域不仅不具有领土性,它甚至也不是跨国性质的,因为它不必考虑任何国家的因素。国家,如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一样,都要在权威领域中争得属于它自己的那一份权力和责任。”许多国际治理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实现从主权管辖到权威领域的观念转换。不同的行为体在不同的权威领域可能具有不同的权力,因此一种行为体在一种权威领域可以获得其他行为体的服从,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的权威领域上它依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吉登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分析了从领土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转换:“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borders),以便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frontiers)。边界是在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限,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早期的国家拥有边疆乃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使国家的权威直抵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马丁·阿尔布劳更系统、更全面地研究了全球性、全球时代,并凸显了全球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在他看来,第一,全球时代的种种政府关系已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因而是全球性关系。第二,全球占据了主权国家以全国性话语(national discourse)占据的那个闲散的空间。在跨国性的话语中,人们提到地球就像他们以往提到国家一样,因此有了全球主义。第三,没有一个官方权力的、权威的中心,这使得各种社会公共事业机构毫无区分地向各个层次的人们开放。第四,当各国成了仅仅是一些有条件的而非绝对的障碍时,地球本身变成了对各种机构和个人活动来说最远的实践范围、限制和参照点。总之,“被现代国家殖民化了的、在新的全球性框架中行动着的公民,利用全球性社会公共事业机构的开放性,表达新发现的全球主义,并从某个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既无法控制又无法限定的共同感受中吸取力量。”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全球国家会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全球国家首先并不是通过联合国获得其具体存在的(联合国起初只不过是民族

国家的同盟),而是通过把全球作为自己投身于种种共同目的的标准,以此来对全球性做出响应的所有那些人的活动而获得其具体存在。”它是无中心、跨国界的,并渗透在寻常百姓的日常活动之中。它产生于和民族国家极不相同的条件之下,它不是起因于领土竞争和统治阶级的不安全感,而是要应对诸多全球性问题。

国内学者也开始涉猎全球政治的研究,俞正教授认为:“全球政治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政治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延伸,形成复杂而依存的政治决策和政治互动全球网络。全球政治网络具有多层结构,是一种由全球政治、区域政治、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组成的复合体,也是一种由国家、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者共同参与的多头政治的混合体。”“全球政治已分化为全球市场、国家、全球民间社会三大独立、自主且又相互作用的人类生存的组织领域。”王逸舟教授没有正面界定全球政治,但却表达了他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的理解,认为全球政治是“一种同时涵盖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国家间政治和非国家行为体政治等多个‘对子’的大政治范畴。”<sup>⑩</sup>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人们对全球政治的理解还是有差异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突破传统的领土政治和国家间政治,在全球范围和规模上展开的跨国、跨领土、跨领域的多主体、全方位的政治互动与行为。这种观点强调的是对传统政治及其观念的“破”,特别是对国家中心的反思,但“立”什么,则比较模糊,或者说比较犹豫,比较中庸。

[日]星野昭吉著,刘小林、张胜军译:《全球政治学》,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418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4页。

[英]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泽、冯玲译:《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2页。

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第191~192页。

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第283页。

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第273~274页。

俞正、陈玉刚、苏长和:《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台湾花莲:雁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俞正、陈玉刚、苏长和:《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第295页。

<sup>⑩</sup>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即便像罗西瑙这样的学者,虽然从本体论上分析了“全球治理”,提出了“权威空间”的新政治概念。但联系其两枝理论,仍然会感到他对全球政治的理解与描述是很有包容性的。赫尔德、吉登斯、贝克等学者的观点大体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种,以全球性为基点,以全球主义为依归的政治互动与行为。这种观点强调的是全球主义、全球共性、全球架构、全球价值。总之,真正凸显了全球的地位与意义。阿尔布劳刻意区分了全球主义与跨国主义,他认为,基欧汉等人对跨国现象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对全球性的关注。但“当时,‘全球的’一词还尚未获得全球化后来将使之具有的那么强烈的意义”,即我们“用以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意义,而只是把“全球性的”作为涵盖“政府间的相互作用”和“跨国性的相互作用”的一个总称概念使用。而事实上“全球性的现象包含着比各种跨国的现象的总和更多的东西”。尽管阿尔布劳的观点有不甚清晰之处,但其对全球政治本质内涵与特征的阐述,的确体现了“立新”的努力。而正是这一点,使其与第一种观点区别开来。

第三种,涵盖和容纳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中存在着的各种政治互动与行为的总和,从主体到内容,从规则到程序,从范围到议题,充分体现了全景审视这一特点。显而易见,这个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其实就是一些学者讲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即区别于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的广义的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它关注主体的多元性,议题与内容的多样性,并相对强调世界共同体的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从表象上看,这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雷同,但就其对传统政治的“破”的程度而言,它远不如第一种观点。或者可以不很确切地说,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全球政治更着重的是对传统国家间政治的补充与扩展,而第一种观点则试图审视与反思传统国家间政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慎重地探寻未来政治的机理与特点。前者主要是面对现实,而后者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已开始把目光投向未来。不言而喻,这两种观点又区别于坚持面向未来的第二种观点。

## 二 全球政治的要义

本文赞赏阿尔布劳立足于凸显“全球”独特价值与

意义去理解和概括全球政治的努力。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立足于自身的学术积淀和志趣,本文对全球政治做出如下界定: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轴心,以全球为舞台,以全球价值为依归,体现全球维度的新质与特点的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毋庸讳言,全球政治的这一界定所突出的就是政治的全球性,涉及政治的主体、规模、规则、机制、利益和价值导向等方面。

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全球政治,有必要对其要义进行阐述与分析。本文认为,全球政治的要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政治强调政治向全球的扩展,它不同于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和世界政治。

众所周知,国家政治是指一国之内的政治,它强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的最高统治权、暴力的垄断性控制以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国际政治就其传统的狭义意义而言,则是在国家政治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这种狭义的国际政治,使得政治的领土特征和主权特征大大强化,并不断被制度化。换言之,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上看,政治的领土化、主权的至上性和国家中心主义,成为支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三大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体的活跃以及国际关系内容和议题的日益丰富与多样,狭义的国际政治(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受到反省与质疑,于是出现了反映多元行为体、多样政治议题和多种国际机制并存互动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合理性在于打破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惟一性,为非国家行为体及其相应的机制、议题能够进入国际关系的视野与议程提供论证与说明。但它是拼盘式的,侧重对各种国际政治现象的描述,却少有新政治现象的质的提炼与概括,从而导致学说、观点的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全球政治则试图克服世界政治的模糊性,强调在世界政治的图景或拼盘里,正在生成着一种以全球为本体和向度的新政治。这种政治的主体、范围、架构以及理念和价值都锁定于“全球性”,从而既超越了国家中心,也超越了跨国主义,在理论上完成了从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跃升,真正实现

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第188~190页。

了政治向全球的扩展。

第二,全球政治反映了政治的整体性与共同性。

在传统的国家政治、国际政治的框架中,政治被限定于由领土所确定的范围内,因此无论是制度安排、机制建构还是利益导向都是国家本位、国家中心,从而也是具有明显分割性和个性特点的。人类社会被分割为不同的国家,于是政治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不同国家的政治。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虽然试图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提供对话的空间与途径,但政治的主体与本质却始终未离开国家。

全球政治则在超越领土政治和国家中心的基础上,力图反映政治的整体性与共同性。这里,整体性仅仅从政治生活的全球规模、全球治理角度加以理解是不够的,它有其独自的内涵与本质。首先,政治的整体性是指政治的主体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人类整体。正是由于零散性(个体性)的主体转换为一个类(整体性)的主体,所以政治的分割性就会被超越。比如当代人类有着现实而急迫的共同利益,而且面临着威胁生存的共同问题,这只有立足人类这个主体才能理解。其次,政治的整体性还意味着政治的共同性、普遍性。当我们从人类这个新主体审视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时,就会发现存在于世界政治万花筒中的共同趋向。比如从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转型,政治的民主化、多元化、网络化,尊重人权、国际规则以及认同双赢、平等对话等新政治理念等等。虽然这些共同趋向还远未成为主流,甚至以若隐若现的形式存在,但它们却反映着全球政治的新质。由此可见,全球政治的整体性和共同性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仅仅从规模的扩大、地域的扩张、政治内容和活动的增加的意义上理解全球政治,那就未抓住全球政治的本质。

第三,全球政治的利益与价值导向是人类中心。

既然全球政治是一种以人类为主体的整体性政治,所以,其利益和价值导向就是人类中心而非国家中心的。众所周知,利益是政治的内在驱动力,而价值则是政治追求的目标。在传统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追求既是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动因,又是政治实践的价值依归。所以,传统的政治无疑是国家中心的政治,国家主义深嵌于全部政治的行为与规范之中。全球政治则倡导关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比如防止生态环境的恶化、维护和平与安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遏止

毒品泛滥和艾滋病传播、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等)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利益,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与目标。全球政治正是遵循这种全球主义的指导开展政治活动的。

第四,全球政治偏好议题领域政治。

传统的国际政治以国家为主体,以主权、领土为边界,所以政治自然体现为国家间政治和国家间关系。从军事安全到政治争端,从外交活动到经济交往,尽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最终都归属到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换言之,传统政治的偏好是国家政治,是围绕国家权力、利益、安全开展的政治。全球政治则主要体现为议题领域政治。国家主权、领土的界限被弱化,而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领域,如生态、毒品、国际恐怖主义、难民、人权,甚至像气候变化、禁雷等更特殊的领域,都成为全球政治关注的对象,也是其开展政治实践的领域。由此形成了生态政治、毒品政治、气候变化政治、人道主义政治等。显而易见,全球政治之所以偏好议题领域政治,主要是因为诸多全球性问题靠单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需要人类的整体性努力。换言之,议题政治领域的超国家特征,恰恰符合全球政治的要求,它既是全球政治的表现形式,又是推动全球政治实施的途径。

第五,全球政治凸显全球机制的作用。

全球政治的超国家、超领土特征和对议题政治领域的偏好,客观上凸显着全球机制的作用。这里,之所以要使用区别于“国际机制”的全球机制的提法,是因为国际机制的本来内涵是协调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规、国际程序以及一些约定俗成的交往规则。尽管国际机制已从传统的安全和地缘政治领域日益扩展到许多功能性领域,甚至议题领域,但国际机制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定位于国家。全球机制则意在标示机制的超国家性、全球性,尤其是要突出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组织(NGO)、全球公民社会在协调当代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现有的国际机制正在被渗入诸多非国家因素,虽然还远未改变国家主导国际机制的现实,但其指向却是很有意义的。随着议题政治的增多和被重视程度的提高,非国家行为体更

参见李东燕:《全球政治与全球问题研究的兴起》,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9期,第40页。

加活跃,国际机制向全球机制的转化乃是大趋势。而一些新建的机制则完全可能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平等对话、互动、共同参与的结果。与其在冠以国际机制时给予许多说明,不如就改称其为全球机制,以回应全球政治。

#### 第六,全球政治倡导全球治理。

全球政治的超国家、超领土特征也使得传统的等级式的、民族国家之内的政治统治和管理模式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和议题政治时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于是,非等级的、超越国界的、政府与非政府合作对话的管理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既是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机制,又是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作为机制的全球治理要求有起码的共识与规范以协调各种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治理就是前文所说的全球机制;作为过程的全局治理则注重处理具体事务的议题、程序的安排和行动方案的选择,要保持灵活性与张力。全球治理无疑是一种政治权威,但这种权威的确立与合法性难以用传统的国家民主的理论加以解释,所以才导致对世界主义民主、全球民主的探究。总之,全球政治不仅在主体、利益与价值导向、运行机制上突出全球维度,而且在政治的管理理念与方式上发生着重大转变,即走向全球治理。

#### 第七,全球政治催生全球公民社会。

政治在超越国家后其主体固然定位于全球或人类整体,但赋予全球或人类整体以生命力、鲜活感的则是全球公民社会,即存在于国家和市场之间,运作于国家之上和之外但又与国家互动互补的非政府的网络与领域。全球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是 NGO 和社会运动,其本质特征是追求公益政治和全球价值。显然,全球公民社会的这些特征是与全球政治的本质吻合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全球公民社会是全球政治的伴生物,同时也是体现和推行全球政治的基本载体。此外,全球公民社会又是全球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没有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就谈不上真正的全球治理。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治理并不等于国际治理,前者必须以全球公民社会为依托,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国家联手进行的共同治理。由此可见,全球公民社会在标示全球政治和全球治理方面起到特别显著的作用。

在上述七点概括中,第一点是为了在总体上把全球政治与国家政治、国际政治特别是世界政治做一个

较为明确的区分;第二点、第三点是全球政治的精髓,因为它涉及全球政治独自的本质,即凸显人类本质的意义,强调了政治主体、利益、价值的人类整体性和共同性。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两点蕴含着从本体论上对全球政治的审视。第四至第七点则是从政治的议题、运作、管理及其相应的载体等角度分析全球政治的新特点,揭示了议题领域政治、全球机制、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对全球政治的意义。

### 三 全球政治研究的框架与方法

全球政治的上述要义体现了其不同于传统政治的特点与内容,因此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学理的研究。而这种系统的、学理的研究,或者称之为全球政治研究,或者称之为全球政治学研究(以突出创建一个新学科的目标)。无论是哪一种,都涉及研究的基本框架与方法。

#### (一)全球政治研究的框架

理论框架是一种架构,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可称之为体系,它们都要靠概念、范畴做支撑。换言之,构建一种理论,阐述一种比较系统的学说,首先要慎重选择,明确基本概念与范畴,然后是思考并确定概念、范畴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形成一个相对有序、完整的框架、体系。根据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在开展全球政治研究时,可考虑采用以下概念或范畴,即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文化、全球伦理、全球意识、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全球体系、全球秩序。这些概念或范畴虽然仍有争议,但已频繁出现于当前国际政治研究的文献中,从而具有较广泛的学术影响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从特定的角度反映着国际政治中的新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着国际政治中的新质。当然,由于对这些概念与范畴本身内涵理解的差异,所以关于国际政治新现象的概括及其新质的诠释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以“全球××”冠名的这些概念或范畴,还是现阶段着手进行全球政治研究的基本工具。

那么,在全球政治研究的系列概念或范畴之间有

刘贞晔:《国际政治视野中的全球市民社会》,载《欧洲研究》,2002年第5期,第40页。

什么内在联系或逻辑关系?如何把上述概念或范畴构建成一个理论框架呢?我们认为,全球化及其引起的变动与挑战是全球政治的主题和背景,因此在逻辑上它居于全球政治研究之首。全球经济是全球政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与全球经济、全球文化并列的狭义的全球政治则集中揭示政治的新内涵与新特征。全球文化、全球伦理、全球意识是以政治的视角考察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其伦理对全球政治的意义,从而既达到扩展全球政治内容之效果,又有助于深化对全球政治的认识。全球问题则是全球政治的中心议题之一,同时又推动着全球机制的生成;全球治理与全球公民社会是全球政治的必然伴生物,并且反映着全球政治的客观要求;最后,全球体系与全球秩序则是全球政治可能导致的结果,这一结果意味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在全球维度上形成新的交往与管理体系,创造新的秩序与环境,而这种超国家的新体系与新秩序无疑是区别于国家中心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总之,以全球化为逻辑起点,以全球秩序为逻辑终点,就构成全球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由此不难发现,我们所主张的全球政治研究的范畴与框架,就是要鲜明地突出全球主体、全球空间、全球内涵、全球特性、全球价值。而恰恰是这种全面的“全球性”,才能够为全球政治学的形成与研究提供基本的依据与合理性。如果模糊全球政治的“全球性”本质,回避其本体论特征,就可能混同于“世界政治”。但在我们看来,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全球政治应视为三种不同的政治,尽管在现实层面三者可能会并存,但在理论上,其本质与特征是不应混淆的。

## (二) 全球政治研究的方法

全球政治是一种新型政治,全球政治学是一种探索性的新学科,因此,如何在客观阐述其新内容与新特征时,理性地审视其与传统政治、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关系,并对其学术价值、实践作用、发展前景给予准确的定位,就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最富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处理好上述问题的关键之点在于研究方法的确立与选择。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研究方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如实证分析还是规范分析,历史学方法还是系统论方法,比较研究还是层次分析等等。本文所想强调的方法,乃是切入研究议题和廓清研究思路的思维方式。只要遵循正确的思维方式,许多复杂而头痛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本文归纳了如下几种方

法,并认为在审视、处理全球政治与现行的国际政治、世界政治的关系时有重要价值。

### 1. “起点论”与“过程论”

所谓“起点论”,就是对全球化和全球政治的认识要保持一个学术的高起点,看到并认同全球化和全球政治中包含的新质,体现的新价值观念和初步确立的新参照系。尽管这些新质远未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熟悉的理论、规则、价值、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与结构,仅仅处于自身发展的起点,但显而易见,这种新质会改变传统政治存在和运行的环境、条件,增加了政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我们必须关注这一新的变量和新的参照系,否则就难以应对复杂的政治现实。所谓“过程论”,则着眼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的现实,看到并认同国家的主导作用,传统政治理论、价值、制度和行为规范的主导作用,国际社会的不公正和西方大国的主导作用以及各国在现实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与处境,从而在开展全球政治研究时能避免偏颇的言行,批判错误的理论,保持理性的思考,坚持学理的定位。

显然,坚持“起点论”和“过程论”的统一,是开展全球政治研究时最应倡导和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全球政治标示政治的一个新起点,反映着政治的新质,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不首先揭示这种新质和新起点的内涵。这种学术的鲜明性应该提倡,这种理论的彻底性必须坚持。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政治或世界政治的现实距全球政治的理论指向相差甚远。换言之,全球政治所张扬的全球性和全球主义在现实中远不是主流,国家中心、国家主义依旧主导着现实政治。因此,在研究全球政治时,要充分考虑这种主流政治对全球政治的制约作用。如果无视这一现实,那么,全球政治的研究就会流于空泛,或者过于理想,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反之,如果完全被束缚于居主流的传统国际政治,看不到全球政治这一新参照系的影响和作用,也不能回应和解释现实,更无法实现理论创新。因此,立足“起点”,尊重“过程”,保持对全球政治的双向审视与定位,恐怕是最恰当的选择。

### 2. “观照论”与“嵌入论”

“观照”一词出自何处难以考证,它的基本含义是基于一种观念或对事物的一种看法去比照、对照另一种观念或对事物的另一种看法。换言之,它是建立或描述两种观念、见解之关系的一个词汇。至今为止,“观照”一词或观照之说大都用于哲学和文化研究领

域,而笔者则认为它也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所以 4 年前在《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一文中,已提出了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之命题。今天,继续将其运用于全球政治研究。

全球政治研究中的“观照论”是指用全球政治的新观念、新价值去对照国际政治的传统观念与价值。具体而言,就是用全球政治所倡导和凸显的全球性、全球主义、人类中心去对照国际政治所确立和维系的国家性、国家主义、国家中心。这种对照的目的,并非要给出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也不是要武断地得出全球政治必然取代国际政治的结论,而是为了指出全球政治已经初步存在的事实,并且这一事实又会制约在现实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的展现与运行。显然,缺少这种观照,传统的国际政治观念与价值就难以解释和回应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也无法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导向。

如果说“观照论”着眼于全球政治作为一个新参照系对传统国际政治的参照、标示作用,那么“嵌入论”则注重全球政治在现实层面对传统国际政治的渗透与影响。嵌入本身意味着一方进入另一方。在当代国际关系变革的大背景下,当传统的国际政治的议题和进程日益增加人类整体利益和要求的考虑时,这种国际政治就已部分地改变着原有的特质,被嵌入了全球政治的向度。如国际核政治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强国家政治,表现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核威慑战略和核权力政治,但是在这种强国家政治中,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核心的国际核查机制的建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防止核扩散和核大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等,都表明人类整体及其利益的分量正在加重。换言之,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议题和进程中,正在渗透和嵌入全球政治的向度与新质。同理,在联合国的各个部门和各项议题中,NGO 的介入已是一个基本事实和走向。而这种介入无非是要给传统的国际政治的机制、理念注入某些超国家的、全球主义的内容,它实际上也符合“嵌入论”

### 3. “对立”与“整合”

全球政治是一种新型政治,在价值和理念上突出人类整体论、人类共同利益论,这种全球性、全球主义价值与传统的国家政治、国际政治所坚持的国家中心、国家本位、国家主义显然是对立的,对此,没有必要去遮掩、否认。事实上,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两种政治之间

的区别,才能够有效、深入地开展全球政治学的研究。

但是,承认全球政治与传统国际政治的价值对立,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按照对立的思维去审视和处理两种政治在实践中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国际政治的实践中,价值对立的全球政治与国际政治,有时会在互动或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表现出相互妥协、接纳、整合的一面。比如前文提到的国际核政治与核机制中全球政治的渗透,联合国对 NGO 参与的鼓励与接纳,就表现出国家主义主导下的国际政治与全球政治的妥协、整合。反之,有些全球主义主导的全球政治也表现出整合国家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的趋向。比如,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际禁雷运动,在其后期已成为 NGO 主导的全球政治,但它并未简单地拒斥、抛弃国际政治的框架与理念,而是给坚守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传统国际政治以相应的空间,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两种政治的整合与并存。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同时也是政治实践的艺术。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一现实,学习并掌握这种政治进程中的艺术,全球政治研究就会走向偏颇,并且,很难有创造性作为。

总之,全球政治研究的方法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全球政治的理论定位与阐述,而理论定位是否准确,理论阐述是否清晰、深刻,显然关系到全球政治被认同的程度以及研究的深度。对于正在酝酿或刚刚起步的全球政治研究而言,如果能坚持“起点”与“过程”、“观照”与“嵌入”、“对立”与“整合”等多重思维与视角,那将是十分有益的。

[收稿日期:2004 - 12 - 30]

[修回日期:2005 - 01 - 06]

[责任编辑:谭秀英]

参见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第 16 ~ 28 页。

关于“嵌入论”,主要得益于与刘贞晔副教授讨论时受到的启发。



## Abstracts

### **Choice of Masters**

**Li Shaojun** (1)

### **The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World-System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Lu Aiguo [USA] Immanuel Wallerstein** (7)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isis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and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world-system and IR theories,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s of world-system chan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Rediscovering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China 's New Thinking on Diplomacy**

**Su Changhe** (11)

A quiet revolution has taken place in the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China 's diplomacy in confronting the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transnational problems since 1979.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w diplomacy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t argues that the new thinking in China 's diplomacy focuses on the idea of dealing with increasing global and regional public issues based o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with the practice of China 's so-called new diplomacy being guided by the new thinking.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practice of China 's new diplomacy leads to the emergence of a liberal China on the world stage, which includes a new understanding and adjustment i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a unique governance structure based o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he rise of social factor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and a Chinese soc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cess during its participation i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Finall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rise of a liberal China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ormation of future political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and even in the world.

### **Pressure, Perception,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hina 's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en Honghua** (17)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elects pressure, perception,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as three key variable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e examines China 's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during four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since 1949, and outlines China 's process of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e concludes that since the modern period China has never ceased i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it has made a strategic choice to comprehensively and posi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 :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Implementation**

**Bo Yan** (23)

Taking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zone Regime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factors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al concept and behavior of China that have influenced its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ules. China 's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London Amendments of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can be revealed in four areas, but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hina 's policy come from two dimensions: the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for ozone layer protection and China itself.

### **The Main Points and Research on Global Politics**

**Cai Tuo** (29)

Global politics is a new type of politics that differs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world politics, with 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of emphasizing the unity and commonality of the political subjects, interests, and values.



On the one hand , we need a distinct global view to study global politics and to construct a theory of global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 we should be careful in selecting our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it is useful to adopt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global politics , including both a “ research starting-point ” and a “ research process , ” “ comparative analysis ” and “ embedded analysis , ” and “ research contradictions ” and “ research compatibilities. ”

### **From Functionalism to Constructivism : Three Paradigms in Studies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Zhang Yunyan** (36)

In IR theory , liberalism and realism are two traditional paradigms in studies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However , the rise of constructivism as a mainstream IR theory in the 1990s provides us with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alysis as well as a new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is issue. By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paradigms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grand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ach paradigm has its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 instead of being totally exclusive the three paradigms ar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 **The Rise of Multilateralism due to Balance-of-Power Difficulties**

**Zhang Yiping** (42)

After the Cold War , many non-balanced behaviors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ystem gave rise to difficulties in maintaining a balance of power. To a certain extent , this testifies that balance-of-power theory , characterized by pragmatic logic and power structure , is a single-way non-evolutionary national strategic theory. The generalized behavior principle of institutional multilateralism aims to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coordina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offers a practical way of approach and value orienta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globalized era , and it has tended to become a prominent development ro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ese strategic thinking should accord with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accord with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allowing for 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and global views that transcend polarized views , and allowing for mult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 diplomacy to become the main expression of the clai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Tang Yongsheng Chen Xiaodong** (48)

After the Cold War ,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ncreased rapidly and drastically , with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percentage of internal conflicts and more and more civil wars spilling over into territorial conflicts. On the one hand , th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mostly occurred in the geo-politically “ broken regions ” which was indicative of the deep-rooted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 a universal “ modernization syndrome ” existed in the regions with frequent conflicts , reflecting the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se countries. Between the two poles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 there are various conditions , necessary or accidental , for mutual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ractice , these countries should , as early as possible , attempt to determine , reduce , and even eliminate all macro and micro factors that might cause severe conflicts , seek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possibl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 and carefully respond to and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 **From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o a Security Community : A New Trend in the Framework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Yang Luhui Guo Yanjun** (55)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interests in Northeast Asia ,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eeking to establish a regional political and security order under its domination by strengthening its alliances , intervening in regional security affairs , and enhancing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that do not have allianc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U. S. Theoretically , such a regional policy is based on the notion of hegemonic stability. However , with the changing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 this framework began to have its limits and uncertainties , whereas there were opportunities to establish a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community. As a new framework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 the security community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weakness of the